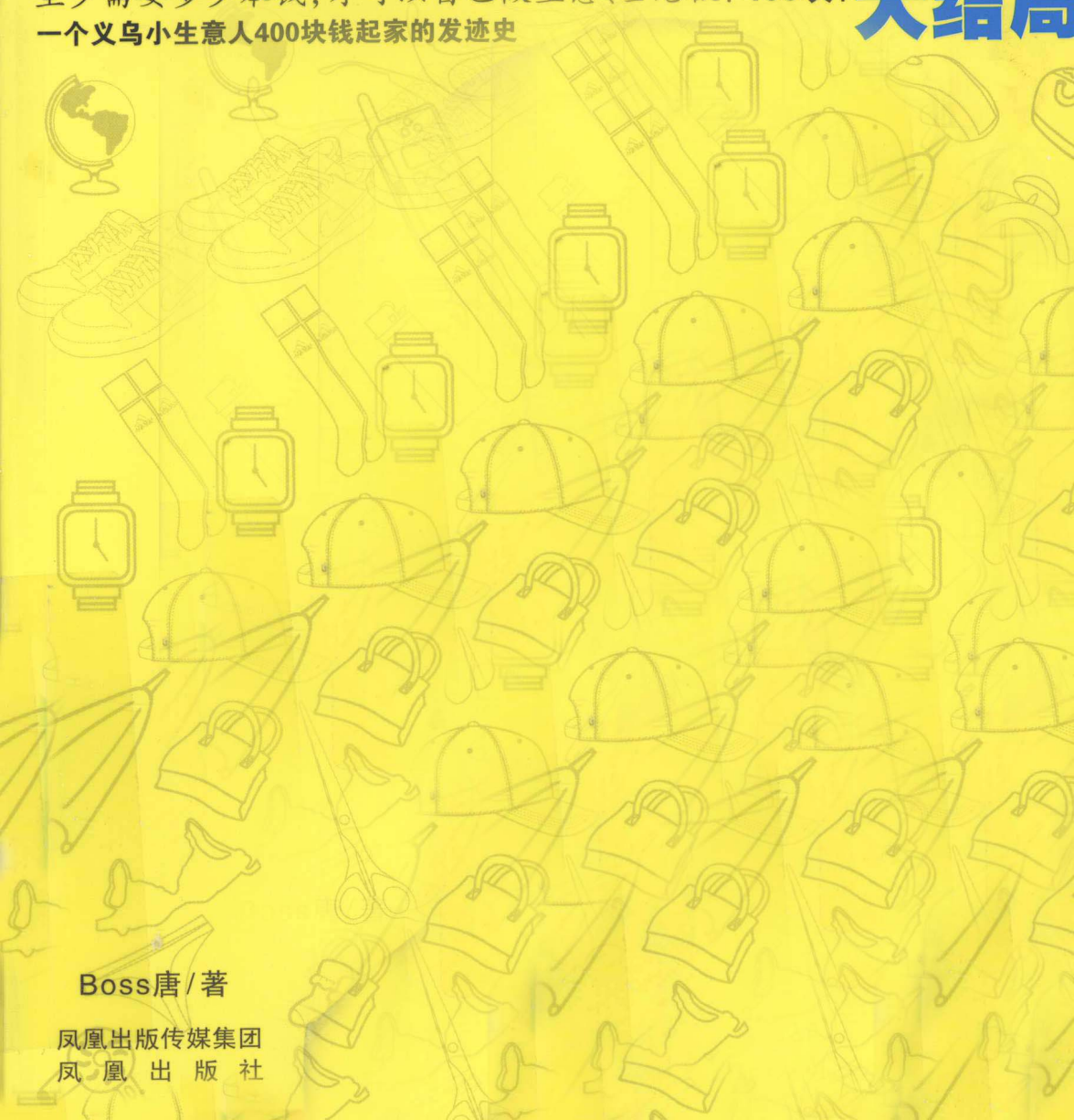




最小小本生意
实战圣经

兄弟我 在义乌的发财史

至少需要多少本钱，才可以自己做生意、当老板？400块！**大结局**
一个义乌小生意人400块钱起家的发迹史



Boss唐 /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兄弟我在义乌的发财史·大结局 / BOSS 唐著. — 南京 : 凤凰出版社, 2011.4

ISBN 978-7-5506-0276-2

I . ①兄… II . ①B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33743 号

书 名 兄弟我在义乌的发财史·大结局

作 者 BOSS 唐

责任编辑 陈 欣

特约编辑 王唯径 张晓洲

策 划 读客图书

版 权 读客图书
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 680mm x 990mm 1/16

印 张 14.5

字 数 200 千

版 次 2011 年 5 月第 1 版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06-0276-2

定 价 2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目 录

- 像我这样的男人怎么就发财了? ··· 001
- 有人向我请教“生意经” ··· 004
- 你敬我一尺,我敬你一丈 ··· 011
- 办厂之前都要做什么? ··· 014
- 先把厂子办起来再说经验 ··· 020
- 有钱人都是“逼”出来的 ··· 024
- 新招来的师傅天天问:“老板,今天干什么?” ··· 028
- 出货日迫在眉睫,师傅却逃跑了! ··· 034
- 订单心得:撑死你之前是饿死你 ··· 039
- 这一跤,摔在师傅的好手艺上! ··· 047
- 忙生意也不能生疏了身边的朋友 ··· 053
- 家居然成了赌场 ··· 060
- 退货让我七十万没了 ··· 067
- 前妻短信我,要借八万块! ··· 073
- 讨价还价就是要人和被人要 ··· 078

- 叫我“大勇哥”的女秘书 · · · 086
- 招人才，但别迷信人才 · · · 090
- 老板亲自一个个摊位发名片 · · · 093
- 无赖员工暴力讨工薪 · · · 100
- 好惨！其他员工有样学样来找 · · · 105
- 司机，秘书，我 · · · 112
- 怎样把老同学培养成备用总经理？ · · · 117
- 备用总经理跟车间主任掐架，我该帮谁？ · · · 121
- 让备用总经理心服口服地跟员工道歉 · · · 126
- 一口一个“老哥”叫你的，肯定就是想赖账的 · · · 131
- 警察来了也没用 · · · 135
- 宁愿少做生意，别让客户赊账 · · · 140
- 母亲来视察我的工厂 · · · 144
- 妹妹的神秘男朋友 · · · 150
- 事情很严重，母亲很焦虑 · · · 155
- 做生意，不能不争一朝一夕 · · · 161
- 厂子终于迈过生死期 · · · 168
- 碰见问题上市场！市场才是唯一出真理的地方 · · · 170
- 日进斗金的日子 · · · 174

- 找一个真心实意跟你干一辈子的人 · · · 178
- 目瞪口呆！前妻中彩票了！ · · · 183
- 女儿失踪 · · · 186
- 无法割断的只有亲情 · · · 189
- 没有亲朋好友，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？ · · · 192
- 要救女儿，还得和绑匪继续周旋 · · · 196
- 绑匪很聪明，事情没进展 · · · 199
- 女儿终于回到我们的怀抱 · · · 203
- 我们夫妻终于和好 · · · 208
- 朋友养藏獒，挣大钱 · · · 210
- 妹妹嫁到澳洲去 · · · 212
- 女秘书要走，谁也拦不住 · · · 214
- 没了得力干将，我该怎么办？ · · · 217
- 千万资产，始于行动 · · · 220



像我这样的男人怎么就发财了？

过了年，就是2004年了。

我与小梅从义乌满载而归回家过年。从我大胆而执意地带小梅来义乌打拼，经过一年，现在初战告捷，所有的辛酸与汗水都已在尘风中成为过去。

兜里有了200万，这份收获让人笑颜逐开。得意归得意，但我没忘形，从心底里来说，也没什么好忘形的。挣钱、做事业，是为自己的一份梦想，不是为别人。

到家后的第二天，我就带着母亲和小梅迫不及待地去看房、拿房产证。

一手钱，一手货。拿到钥匙与房产证后，我们就直奔新房而去。房子我自己是已经看过的，就不知中不中小梅和母亲的意。这套三居室从法律上来讲，应该算是家里的共同财产，因为是我与小梅共同买的，只不过为了方便行事，房产证上才写了我的名字。

母亲对房子不满意，她说，城里的房子吃喝拉撒全在一个屋子里，让人很不习惯。母亲的不满意不是单指我买的这套房子，而是所有城里的房子。

小梅对房子很满意，她一直就渴望着过城里人的生活，在城里拥有自己的房子，所以，小梅快乐得蹦蹦跳跳，每个房间打量一番后挑中了一间做自己的房间。这个，我和母亲都让着她，哪个房间对我与母亲而言都无所谓。小梅挑中的是面对远山的一个房间，她说，临窗看日升日落、月圆月缺是种非常惬意的生活。

房子算是彻底地属于我们了，从此以后，我们在城里就有家了。但这是一所空房，必须添置些家具、买些生活用品才可以住人。

我、小梅、母亲三人做了简单分工：我负责买家具、燃具等；小梅负责买家用生活必需品；母亲留在家里搞卫生。分工后，我们立即行动，风风火火很带劲的感觉。

几年没在县城生活，我都不太熟悉街上的店面的具体位置了。因为急，我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逮着一家卖家具的店面就草草地买了三张床、一张饭桌、八张椅子……看看，得装上一大车。店中老板笑得跟弥勒佛似的，边笑边说：“老板，还要点什么？要点什么我帮你参考，反正都得叫大车了，干脆一次买齐。呵呵，我给你绝对的跳楼价。”

因为要买的都是急用品，所以，我也不细挑，看看能用得上的都买了。一付钱吓一跳，居然买了一万多，口袋里带的钱不够。我对老板说：“老板，我带的钱不够了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去银行取点钱来。”

“哟，大老板真是财大气粗啊，一口气就买了一万多的家具，你这是要结婚还是……”一个阴阳怪调的声音从我身后传过来。我一回头，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人——我的大舅子宝强，也就是当年在医院给了我一拳的金子她哥。

“呵，是你啊，宝强。”我挤出笑容说。虽然我打心底里很不乐意给宝强笑容，但我还是在瞬间强迫自己很体面地挤出了笑容。

“还认得我是宝强啊，你这是要结婚吧？”宝强又重复了一句。

“不是，我刚给我妈买了套房子，这不是来买点家具么。”我解释说。

“给你妈买房子？是给自己买吧？”宝强冷言冷语地说。

“不是，是我和我妹共同出钱买的。”我耐着性子说。

“还与你妹共同出钱的呀，我又不替金子抢你家房子，干吗说得这么假哦，你有钱是你自己的事，有多少都与金子无关，没必要这样睁眼说瞎话。”

“真是俩人一起出钱的。”

“放你妈的屁，跟老子胡扯个鸡巴毛啊！”好像我欠他什么似的，宝强莫名其妙、怒气冲冲地谩骂起来。

“宝强，你怎么骂人啊？”我一脸迷茫地问。

“我高兴骂你就骂你，怎么了，不服气啊？”宝强蛮不讲理。

“我不跟你吵，我忙着呢。”我说完转过身去，懒得搭理。见我懒得搭理他，宝强以为我在轻视他，很是怒火中烧，他大声喊道：“骂你是轻的，老子还要收拾你。”说完，宝强就使劲推了我一把，由于疏于防备，我一个趔趄，脚上绊着桌腿，身子一歪重重地倒下了。

我爬起来后也没和宝强理论什么，一是跟这种人说不清楚，二是怕动手吃亏的是自己。宝强见我站起来安然无恙，不舒服了，又推了我一把，这回用力很大，我倒退了好几步还是没站稳，一下倒在地上。我的额头正好磕在桌角，一阵剧痛之后，鲜血从我的额角处流了下来，很快便染红了羽绒服……

家具店老板赶快过来扶起了我，而宝强见状转身就走了。

扶起我之后，家具店老板又找来几张卫生纸捂住了我的伤口，然后他说送我去医院，我没让他送，我自己能开车去。

我去医院缝了两针，伤势倒是不重，只是觉得这伤来得太冤、太憋屈了。生气归生气，但我没有想报案或是找谁去替我复仇。我明白宝强的行为，他是看我有钱了，又没及时与金子复婚，心生气恼。这种小家子气的男人我很清楚，但宝强自己不清楚，他肯定错误而得意地认为自己替妹妹出了口恶气。

后来，我冷静地想了想，我与宝强之间的这场战争几乎无可避免，不是在家具店正巧碰上，就会在大街上其他角落偶遇上，然后上演同样的一幕。能避免这一幕的发生，只有两种可能，一是我依旧是穷光蛋，二就是我很主动、很谄媚地与金子复婚，讨好他们家人。事实上，

我在宝强眼中没钱是错，有钱也是错。宝强的心思很明显，在他眼中，像我大勇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就发财了，而且发了财后居然没给他及他们家很足的面子，这让他接受不了。

我想对宝强说的是，我挣钱不是想显摆给他们家人看，我挣钱只是想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些，不再像以前那样狼狈地苟活于人间。至于宝强，你看不惯我大勇能发财、发了财，那是你自己的事。

从医院出来，我没有回家，而是去银行取了钱。

回到家具店，老板问我刚才推我的那男人是谁。

我说：“以前一个朋友。”

老板便说：“就不该和这种人交朋友，你看他讲话那穷酸、刻薄劲儿，要是我，我就不鸟他。”

我不耐烦地回了老板一句：“好了好了，叫车上货吧。”

回到家里，母亲看我头上缠着纱布，问我怎么了，我告诉她搬家具时被碰到了。母亲便嘀嘀咕咕地责怪我怎么这么不小心，眼看就要过年了，还缠着纱布多不吉利。

正当这时，电话响了，一听，是金子母亲打来的，不用说，她肯定是知道了我与宝强之间发生的冲突。

电话中，金子母亲问我在哪里，我说在我新买的房子里。金子母亲向我打听了新房的详细地址后，说马上过来看看我，我一连说了几句“不用了”，但拒绝不了，只得同意。



有人向我请教“生意经”

母亲是从金子母亲口中得知我头上的伤是宝强所赐，一向温柔的母亲再也忍不住了，她以一个农村老太的身份第一次向一个城里老太太发怒。

母亲对金子母亲说：“亲家母，你看看你家儿子，干的叫人事吗？”

我儿子又没惹他，干吗把人打成这样！”

金子母亲也失去了往日城里人的优势，她一个劲地陪着不是，大骂自己的儿子宝强做得太出格了。

这是我预料中的结果。

一看到她是带着我女儿一道来的，我就明白她来的目的了。我想，她可能是去叫金子一块来的，金子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来，所以她就带霜儿来了。

自始至终，我和小梅一直没插话，任由我母亲与她对讲。我不知道说什么好，说什么都觉得没意思，这样只会让我与金子之间的感情越来越糟，这不是我想要的结果。对于小梅不插话我也能理解，她还是一个未出嫁的姑娘家，在这种事上矜持些是对的。

见金子母亲口气一直软软的，处于下风，我母亲口气也软了下来，不再气愤。两个老太太说着说着就聊上往事了，聊着聊着就聊到情分上来了，不再是对峙，而是融洽，很邪门的事。

金子母亲把我的房子里里外外打量了一番后，对我母亲说：“这房子真不错，很舒服啊，你老真有福，生了大勇这么一个既能干又孝顺的好儿子。”

母亲说：“这房子我觉得不好，吃喝拉撒全在一扇门内，像个鸟笼子，让人很不习惯，我还是喜欢乡下的房子，住着宽敞，人也自由。”

金子母亲说：“亲家婆，不能这么想，城里住着方便啊，年龄大了，有个头疼脑热什么的，去医院多方便。”

母亲说：“亲家母，你是不知道，人本来没病，住在城里闷都能闷出病来。”

……

俩人一口亲家婆，一口亲家母地叫着，变得亲热无比，刚才的不愉快已经忘到了脑后。临出门前，金子母亲对我母亲说：“亲家婆，改天我让宝强上门来赔礼道歉。”

我母亲说：“不必了，不必了，事情过去就算了。”

霜儿不肯跟外婆回去，执意要留下来，说是奶奶的房子大，要住

在这里。我对霜儿说：“霜儿，爸爸、姑姑、奶奶一会儿还得回乡下去的哦，明天搬被子上来才能睡觉。”

霜儿嚷嚷着说：“我也要去乡下，我也要去乡下。”

金子母亲就对我说：“大勇，就让霜儿跟你们去乡下吧，明天我让金子到这来接好了。”

当天傍晚，我们一行四人回到了乡下的家中。

吃过晚饭，霜儿就吵着要睡觉了，我问她要跟谁睡，霜儿想了一下说：“跟姑姑睡。”把小梅乐得差点跳了起来。

我问霜儿：“为什么不跟爸爸睡？”霜儿说：“爸爸头上受伤了，不能打搅的哦。”这句童言钻到了我的心窝里，暖洋洋的。

在乡下住了一晚，我们收拾了一些过年的东西，然后又抱了几床被子就动身进城过年了。

走出家门时，母亲突然想起来，家里的鸡没人喂，不肯进城过年了。母亲突然改主意，我们都很扫兴，但又不能说出来。还是小梅聪明，想出了一个主意。

小梅对母亲说：“妈，几只鸡就托隔壁吴婶代喂几天呗。”

母亲想了想就同意了。

小梅把钥匙拿到隔壁交给绿叶后我们就动身进城，那感觉就像是当年的农民工南下般浩浩荡荡。

进城后，我急匆匆地买了台电视，然后开通了有线电视，这是头等大事，否则无法看春晚。要买的东西太多，总是买完几件又想起几件，累得筋疲力尽。因为家里太乱，金子又没有来接霜儿，我只好叫小梅把霜儿先送回去，这样我们仨才能更好地腾出手来整理居室。

到了下午四点半，小梅买来菜，母女俩就在厨房里开始做进城后的第一顿饭。我听见小梅在教母亲如何使用煤气灶，母亲叨唠着这东西不好用，火一打着“嘭”的一声太吓人。小梅说母亲太落伍了，以后都得用这个，不分城里与乡下。母亲说小梅在胡扯，乡下人有的是柴火，哪里舍得花钱用这个。

三个人就这么被这个新家折腾到了年三十。

母亲提议说：“让金子与霜儿一起来过个年吧。”

小梅说：“不用叫了，金子不会来的。”

母亲就问：“你怎么就知道金子不会来？”

小梅便说：“这还用问吗，我们进城后金子就没到我们家来过。”

我劝她们说：“算了吧，这种事强求没劲的，过年讲究的是开心，就算把金子叫来，要是她一脸不高兴，你们也不会开心，是不是？”

母亲埋怨我说：“不开心也是怪你。”

我没再吱声，走到阳台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。

小梅也跟着走了出来问我：“哥，你是怎么想的？”

我问：“什么怎么想？”

小梅说：“还能有什么，就是你与金子复婚的事啊。”

我直截了当地说：“不知道，这事我一个人说了又不算。”

我是真的不知道，感觉这事我越来越成了局外人，只宜旁观不宜参与了。金子离我们似乎越来越远，如果没有霜儿，可以肯定地说，我们已经彻底地成了陌路人，有时想想，心里就会很乱，可能还是牵挂吧。

正月初二，意外地接到银子打来的电话。

银子说：“大勇，来我家吃顿饭吧，我老公在做生意，想向你请教生意上的事。”

我笑笑说：“哪敢当啊，呵，我也是刚学别人做生意，还是小学生级的呢。这样吧，让你老公到我家来，我请他喝酒，顺便与他聊聊，交流交流生意经。”

银子也笑了，说：“不妥不妥，是我先说的，当然得来我家。”

我说：“没什么不妥的，我老妈在，老人家做菜不嫌麻烦，让你下厨太费力了，还是到我家来吃吧，就不用客气了。”

银子不同意，坚持要我去她家，她说她婆婆很会做菜。我也坚持让他们上我家吃，两人就在电话中较着劲，谁也说服不了谁。

银子急了，说：“大勇，实话同你说了吧，不是我要请你来吃饭，是我家人，也算是对宝强伤害你的事情略表歉意吧。”

这下，我算是明白了，我心想更不宜去了，事情会越搞越多，越搞越大的，我说：“银子，你哥和我的事已经过去了，没必要放心上了，同你父母说一声吧，饭我就不去吃了。”

银子说：“不就是吃顿饭嘛，能有那么别扭？”

银子算是说出了我的想法，所以我说：“对，是真别扭。”

银子问：“能有什么办法让你不那么别扭吗？”

我说：“没有。”我回答得很快，显得有点不合情理，当时欠思忖，也就那么说出了口。

银子沉默了一下问：“大勇，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”

我说：“你人不错，性格直爽。”

我说的是实话，没有哄骗银子。

银子顺势说：“大勇，既然你说我直爽，那我就直说了，请你来吃饭是我父母给的硬任务，我没办法推托，你看能否给我点面子，能给就给，不能给就拉倒。”

说实话，人在身不由己的时候只能硬着头皮上，光抓脑壳没用，得遇山劈山，遇河搭桥，不能说自己已经具备了见风使舵的能力，但走一步看一步的能力还是有的。这么想着，我就答应了银子。

我不知道这顿饭会有哪些人同桌，银子的父母，银子的爱人，还有金子和宝强？我想都有可能。我要做的是让自己心平气和，多几分淡定，少些浮躁，不管他们说什么，不管是批评还是褒奖。

去之前，我包了三个红包放在口袋里，一个是给银子的小孩，一个是给宝强的小孩，另外一个备用。大正月的，请人吃饭，保不齐有哪些人在，这面子不能薄，薄别人就等于薄自己。

马云说：“男人的胸怀是委屈撑大的，多一点委屈，少一些脾气，你会更快乐。”我觉得这句话不只是适用于生意场，在情感场上也照样实用。淡定、平和、少些怨言就多些快乐。你可以多猜测别人，但不要忘了“人性本善”，不要光盯着别人的短处，尽把人往坏处想，要多想想人家的长处，这样，你就不那么爱瞎较劲了，也就不会自己给自己找不快活。

我猜得没错，当我到银子家时，屋子里已经挤满了人：银子父母、银子金子俩姐妹、银子哥嫂、银子爱人及公婆。小孩不算，我数了一下，有九人，加上小孩子，一张大圆桌刚好能挤下。过年不怕挤，越挤越有气氛，越挤越热闹。

这么多人挤在屋子里，弄得我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很是别扭，感情太生分。我掏出红包塞给孩子试图以此来缓解气氛。

宝强的儿子接过红包后说了一句“谢谢大姑夫”。小孩子说的话，我没在意，倒是宝强在意了，训斥儿子说：“彪，乱叫什么啊，这人是你大姑夫吗！”

宝强母亲刚好站在边上听到了这句，于是责备宝强说：“宝强，彪多大你多大？三十好几的人了说话还不如一个孩子，孩子按以前的叫法有什么错，依你该叫什么？”

宝强一瞪眼，说：“最多叫声叔，还能叫什么！”

银子走过来冲宝强说：“哥，你怎么这样，你的心眼怎么比女人还小啊？”

宝强看大家都指责他的不是，更加生气了，说：“你们都只知道做好人，恶人全我做了。”

宝强母亲不高兴了，说：“做什么恶人？哪个要你做恶人了？”

……

他们三人你一句我一句地理论着，越说声音越大。金子走过来拉住彪的手说：“彪，跟大姑姑到楼下去玩一会儿。”金子今天穿着一身新衣服，头发在脑后扎着，我刚才进门的时候，她都没理会我。

不用使劲想，我也能预感到这顿饭可能要吃得不欢而散了，但我又不能中途退出，这样太不给银子面子了。我悄悄地出了屋子，走到楼下去。我的想法很简单，只要我离开现场，他们几个的争吵就没了看客，没了看客自然就会息事宁人。

在楼下，我看见金子正和彪小声说话。我迟疑了一下走了过去。

金子抬头看见我时浅浅地一笑，我回报她的也是浅浅一笑。我们笑得特别有礼貌，根本就不像是在同一张床上睡过几年的男女。

礼貌的浅笑之后是别扭，别扭之后是短暂的沉默，原本相干的人，沦落成特别不自然的人，就那么隔着两米的距离双双失语了。

“霜儿哪去了？”我问。我是男人，打破僵局的任务必须由我来完成。

“刚才还在这，这会儿不知跑哪去了，可能又上楼了吧。”金子说得很是温柔，这份温柔曾经是我再熟悉不过的，但此时，我感觉到这份温柔更多的只是一种礼节。

“大家都说你变化挺大的，像换了个人似的。”金子又说。

“没那么大的变化吧，我感觉我还是以前的我，只是年龄变了，呵呵，老了许多……”我明白金子口中的大家是指她的家人，我问，“你怎么样，找到工作了没？”

“没有。”金子说，“高不成，低不就的，工作很难找。”

“哦，找不到也没事，如果钱不够花你就直说，我每次多给你们寄点。”我说。说这话时，我感觉很平静，没有爱恨情仇或是情意绵绵，这不符合我的年龄与心智。

“够用了，你们挣钱也不容易，听说你们又在城里买了房子，少不了要花很多钱的。”金子说。

我正要回金子的话时，霜儿突然跑到我们跟前说：“爸爸妈妈，阿姨喊你们上楼吃饭了。”说完，霜儿一手拉着我，一手拉着金子朝楼道走去。

如果时间可以定格的话，那一刻，我们就是完整的一家子。



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

那顿饭我吃得很难受，压抑得不行。吃嘛吃不下，走又不能走，还得满脸堆笑，当自己很开心，很快乐，很愿意。

席间，觥筹交错、推杯把盏，你来我往，亲如一家。那场景，你们也多次经历过，我不描述，你们心里也很清楚。亲归亲，但我还是难受，还是压抑。

我挨个喝，全桌的人喝得只剩下宝强一个了，我没打算举杯敬他。敬他太假，假得让我自己都想吐。但这一切逃不过银子的目光，也可能是银子特别注意我与宝强之间的酒，因为，这次请我过来喝酒有一半也是为了缓和宝强与我之间的矛盾。

银子说：“宝强与大勇得喝几杯。”

宝强没接话，我也没接话。

银子又说：“你们是怎么了，举杯举杯，喝！”

宝强借着酒劲说了一句：“要喝你自己喝啊，干吗逼着别人喝，我才不会与他喝！”

我一直闷着气，忍气吞声，宝强这句话无疑是导火索。我原本就不是个很有涵养的人，也没什么城府，所以我毫不客气地回了宝强一句：“我就愿意同你喝？你能不能搞清楚再说。”

宝强心里肯定对我也一直窝着火，听我这么一说，他噌的一下站了起来，用手指着我说：“你不就有几个钱么，臭烘烘的稀奇什么！全家人当你是个宝，老子一点都不稀罕你。”

既然宝强都充我老子了，我觉得没必要再给宝强留什么面子。这种人，给他留面子也是白白浪费我的涵养，反过来，他还会认为我好欺，像捏柿子似的一回回有事没事就捏捏我。我冲宝强说：“我就是有钱，有本事你也挣几个钱让我看看呀，我就是瞧不起你，看扁你。”

我的话击中了宝强的要害，重重地伤到了一个男人的自尊，所以，宝强气得脸铁青，气呼呼地抄起酒瓶就要砸我。金子赶紧过来把我推出门去。

不欢而散，正合我意，解脱，回家！

身后传来宝强气急败坏的骂骂咧咧声……

走在街上，我突然想起了老五兄弟，我觉得自己应该去他家一趟。我转过身，掉头朝老五家走去。

老五母亲跟我说：“老五进去了。”

我问：“进哪去了？”

她说：“被抓到那种地方去了，判了一年半。”

老五有这么一天是我能想到的，也是老五能想到的，说是宿命也好，说是不归路也好，总之，年轻的老五还有机会，但愿这次给他上了人生重要的一课吧。作为兄弟，我能做的就是耍了老五在劳改农场的地址，然后写几封信暖暖他的心，当是精神上支持一下。

另外，我给了老五母亲五百元钱，算是替兄弟孝敬的一点儿过年小礼。起初，老五的母亲死活不肯收，后来，我趁着酒劲说：“阿姨，你真不收我就当场撕掉这钱，当是送出去了。”老五的母亲这才肯把钱收下。

时代与年龄不同，这就是老一辈人的作风，远非贪小利的年轻人所能相提并论。

正月初四，母亲就嚷着要回乡下去，说城里能把好人憋出病来。看来，城里这套房子短时间内要成空房了，尽管我和小梅已经努力让母亲习惯城里的生活，但母亲对乡下的感情已根深蒂固，轻易改变不了。

既然母亲执意而行，那我们只能随她回到乡下去。我也想好了，利用回乡下的这几天时间，把修整父亲坟墓的事情落实下来，我想把这活承包给村里的砖匠去做。

我找到村支书福叔，了解一下给父亲修坟大概需要多少钱以及找什么人修适合。福叔让我贴张告示在村委会门口的墙上，让承包者自己